

幕 MU

〔英〕阿·克里斯蒂 著
陈亦君 曾 胡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幕

〔英〕阿·克里斯蒂 著

陈亦君 曾 胡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石家庄

内 容 简 介

著名英国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许多作品，早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了。本书是她的最后一本著作。

老谋深算的大侦探波洛，遇上了平生最棘手的一桩案件：诺顿利用阴险的挑唆手段，制造了一系列的谋杀案，波洛也已使察到罪犯，但他却不能依法制裁他，只得用暗杀除掉诺顿，而后自己也悲惨地结束了生命。小说通过对波洛探案的具体描写，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反映了作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绝望心情。

《幕》不以情节的惊险曲折取胜，而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作者以洗炼的文笔，娴熟的艺术手法，把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刻描绘有机地融会在探案的过程中，表现了他们在思想道德上的矛盾冲突，使推理小说呈现出新的风貌。

幕

〔英〕阿·克里斯蒂 著

陈亦君 曾 胡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7 3/4印张 161,000字 印数：1—330,000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5·505 定价：0.60元

重新回味往日的经历或体验旧时的情感，有谁能不感到一种突兀而又震惊的痛楚呢？

“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这句话总是如此意味深长地叫人激动不已呢？

当我坐在火车里，望着窗外埃塞克斯^①那坦荡平展的地势时，就是这样问我自己的。

上一次我作这样的旅行至今已经多久了呢？^②我感到（这是可笑的）我生活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在那次战争中受了伤，这使我对那次战争总是耿耿于怀——可是那次战争的痕迹又被第二次更加令人绝望的战争荡涤得一干二净了。

1916年时年轻的阿瑟·黑斯廷斯看上去已经老气横秋了。而我自己却很少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生活还只是刚开始呢！

我曾经作过一次旅行，尽管我未曾料到在这次旅行中我会遇上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决定了我的一生。实际上，我

① 英国地名。——译者注

② 黑斯廷斯上次旅行的情节见克里斯蒂第一部推理小说《斯泰尔斯谋杀案》。——译者注

的那次旅行，是为了去见我的老朋友约翰·卡文迪什的。他的母亲不久前刚刚再婚，住在一幢名叫“斯泰尔斯”的乡间宅邸里。当时，我一心想的只是去愉快地重叙旧谊的，可万万没料到我却一脚陷进了一场险毒而又神秘的谋杀案之中。

就是在斯泰尔斯，我又一次遇上了那个古怪的矮个子，赫克尔·波洛。我与他初次见面是在比利时。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我看到这位留着一撇八字胡，脚步一瘸一拐的人，从村道上走来时，我是多么地惊讶。

赫克尔·波洛！从那时候起，他就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他的影响决定了我的一生。也就是在和他一起，追寻另一个谋杀犯的时候，我遇上了后来成了我妻子的那位姑娘。她是一个男人所能找到的最可靠、最可爱的伴侣了。

现在，她已经安息在阿根廷的土地上了，象她所希望的那样死去了，既没有旷日持久的病痛，也没有老年虚弱的折磨。然而，她的去世却撇下了一个极其孤寂而又不幸的男人。

啊！要是我能返老还童——再重新生活一次就好了。要是我能回到1916年第一次旅行到斯泰尔斯的那些日子该多好啊。斯泰尔斯已经被卡文迪什家卖掉了。约翰·卡文迪什也过世了。他的妻子玛丽（那是一个可爱的让人捉摸不透的人儿）依然活着，住在德文郡。劳伦斯和他的妻小住在南美。变了——到处都变了。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有一件事却依然如故。那就是，我前后两次到斯泰尔斯都是赶去和赫克尔·波洛见面的。

我接到他的信的时候都惊呆了。信的抬头上写着：埃塞克斯，斯泰尔斯，斯泰尔斯宅邸。

我几乎有一年没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又吃惊又难过。现在，他已经是个高龄老人了，关节炎几乎使他丧失了活动能力。他曾经怀着改善健康状况的希望到埃及去了一趟，但回来以后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每下愈况。这些都是他在信中告诉我的。不过尽管如此，他的信写得倒还是满愉快的……

“我的朋友，我发信的地址不会使你觉得奇怪吗？这地址唤起了旧日的回忆，对不对？是的，我就在这儿，在斯泰尔斯。你想象一下吧，斯泰尔斯宅邸现在成了人们所说的招待所了。这个招待所眼下是由一个老上校经营着，他是你们英国那种地道的老上校。——一个很以母校声誉自豪的人。当然啦，这个招待所能够盈利赚钱全靠他的太太。她是一位好管家，可就是舌头上太刻薄了，那位可怜的上校吃了它不少苦头。要是我的话，非把她干掉不可！”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们的广告，好奇心便驱使我又一次到了我在这个国家最初卜居的地方。在我这种年纪，人们是乐于重温旧梦的。”

“你自己想象一下吧。后来，我在这儿遇见了一位绅士，一位从男爵，他是你女儿雇主的朋友。（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象在做法文习题，是不是？）”

“突然之间，我想起了一个主意，因为他想让富兰克林一家人到这儿来消夏，所以，乘机机会我也想说服你到这儿来，咱们聚一聚吧，团圆一下^①，这一定是一件最令人惬意

① 原文为法语：en famille.——译者注

的事。因此，亲爱的①黑斯廷斯，快来吧②，越快越好。我已经给你定了一个带洗澡间的房子。你知道，眼下这儿也现代化起来了，我指的是这个亲切而又古老的‘斯泰尔斯’宅邸，而且我还为了房费和勒特雷尔上校太太争执了一番，终于讨到了极为便宜的价钱③。

“富兰克林一家和你那迷人的朱迪丝到这儿已经有几天了。一切都弄妥贴了，所以你不要推脱，希望不久就见到你④，赫克尔·波洛。”

这情景太诱人了。于是我毫无异议地赞成了他的想法。我身无牵挂，也没有固定的住所。至于我的孩子们，一个男孩在海军里，其他的都结了婚，在阿根廷经营农场。我的女儿格雷丝嫁给了一个军人，目前正在印度。还有一个是我打心眼里最喜爱的朱迪丝，尽管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理解过她。她是个古怪、忧郁、而又沉默寡言的孩子，对自己的事总是守口如瓶，这有时就触犯了我，使我感到十分苦恼。而我的妻子对朱迪丝的理解就深得多。她对我说，这并不是由于朱迪丝对我们缺乏信任，而是有一种什么东西使她不得不这样的缘故。可是，她也象我一样，有时也担心这孩子。她说，朱迪丝的感情过于强烈，过于倾注心力了，她那天生的沉默寡言又使她失去了可借以宣泄感情的安全阀门。她有时古怪地默坐竟日，有时又火气冲天，充满了强烈的偏见。在我们

① 原文为法语：Mon cher.——译者注

② 原文为法语：Dépêchez vous.——译者注

③ 原文为法语：Très bon marché.——译者注

④ 原文为法语：A bientôt.——译者注

这个家里，她的脑筋最好使，我们都欣然赞许她要受大学教育的愿望，而她大约在一年以前就取得了理科学士的学位，后来担任了一位博士的秘书。这位博士是从事热带病研究工作的。而他的太太也多少算是个病人。

我偶或疑心朱迪丝这样全神贯注于她的工作，忠实于她的雇主，是否就是她落入了情网的迹象。然而，他们之间的那种“公事公办”的关系却又使我放下心来。

我相信，朱迪丝是爱我的，但是她的天性含蓄。她常常对我那种被她称之为感伤和陈腐的念头表示轻蔑和不耐烦。老实讲，我对我的女儿还真有些怵头呢！

就在这时，火车在斯泰尔斯圣·玛丽车站停了下来，我的沉思冥想也被打断了。至少，这个车站没有什么变化。时光从它身边流逝，而它依然兀立在田野之中，给人一种没有必要存在的印象。

当出租车穿过村落的时候，我体味到了岁月的流逝。斯泰尔斯·圣玛丽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加油站，一家电影院，另外两家客栈，一排排的市镇建筑。

不一会儿，我们拐进了斯泰尔斯宅邸的大门。在这儿，我们似乎又从现代环境中退了回去。那个公园依然和我记忆中的相差无几，但是车道维护得十分糟糕，长满了野草——把砾石路面都盖满了。我们拐过一个墙角，一所房子便映入了眼帘。它的外表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破败得亟需粉刷了。

就象很多年前我到这儿来的时候一样，有一个女人的身影从花坛中探了出来。我的心缩了一下。这时那个身影直了起来，向我走来。我自己笑了，她和当年的那个体格健壮的伊

芙琳·霍华德的差别之大，实在太难以想象了。

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体质单薄的太太，满头丰厚的白卷发，粉粉的脸蛋，一双冷静的淡蓝色眼睛随着那平易和蔼的风度而变换着神色，坦率地说，这有点过于投合我的情趣了。

“这位是黑斯廷斯上尉，对吧？”她问道，“我的手脏极了，没法和你握手。你到这儿来，我们很高兴——我们早就久仰大名了！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勒特雷尔太太。我和我丈夫一时心血来潮买下了这个地方，一直想利用它搞一点收入。我从来没想到我还有当上旅馆老板娘的日子呢！不过，我要提醒你，黑斯廷斯上尉，我可是个十分讲生意经的女人，我是要把一切额外费用都算在账上的。”

我们俩人都象听了一句极妙的笑话那样大笑起来。然而我在想，刚才勒特雷尔太太讲的那番话，完全可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在她那动人的老年妇女的风度背后，我隐隐感到了一种燧石般的坚硬。

尽管勒特雷尔太太讲话的时候故意带着几分上腔土调，但她并不是爱尔兰血统。那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我打听起了我的老朋友。

“啊，可怜的小波洛先生。瞧他盼着你到来的那股劲儿吧，真能把铁石心肠的人都感动了，看到他受折磨的那副样子，我真是为他难过透了。”

我们朝着那宅邸走去，她脱去了手上的园丁手套。

“还有你那位可爱的女儿”，她接着说，“多可爱的姑娘呀。我们全都一个劲儿地夸她。不过，你知道，我是个老派

的人。象她那样本应当参加一些宴会，和年轻的男人跳跳舞的姑娘，却整天把时间耗在解剖兔子、趴在显微镜上。依我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耻辱和造孽。我要说，把这类事扔给遭遇女人去做吧。”

“朱迪丝在哪儿？”我问道，“是不是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勒特雷尔太太作了一个孩子们称之为“鬼脸儿”的表情。

“啊，可怜的姑娘！她把自己囚在花园尽头的那个工作室里了。富兰克林博士从我这里把工作室租了去，把那间屋子全都装了设备。他往这儿弄了好几箱土拨鼠，那些可怜的小东西，还有老鼠、兔子。黑斯廷斯上尉，我可不敢保证我会喜欢这些科学。啊，我丈夫来了。”

勒特雷尔上校恰好从房角拐过来。他是个又高又瘦的老人，面色灰白，一双温和的蓝眼睛，总爱犹豫不决地拉着自己那白色的唇髭。

他的举止茫然若失，颇有些神经质。

“哎，乔治，黑斯廷斯上尉到了。”

勒特雷尔上校和我握了握手：“你是坐五点——呃——四十分的车到的，呃？”

“那他还能坐哪趟车来？”勒特雷尔太太尖声说道：“说来说去，坐哪趟车又有什么关系？乔治，带他上去，领他看看房间。然后，他或许想马上去找波洛先生——要不然你先来杯茶好吗？”

我告诉她我不想喝茶，宁愿先去看看我的朋友。

勒特雷尔上校说：“好，走吧。我想——呃——他们已经

把您的东西送上去了一——是吧，黛西？”

勒特雷尔太太尖酸刻薄地说：“那可就是你的事了，乔治。我刚才在整理花园，总不能样样事都照顾到吧。”

“对，对，当然不能了。我——我会去照看的，亲爱的。”

我跟在他身后踏上了前台阶。在门口，我们撞见了一个灰头发的男人，身材瘦小，带着一副双筒望远镜正在匆匆出门。他一瘸一拐地走着，长着一张孩子般的、热心的面孔。他略为有些结巴地说：“有一对做……做窝的鸟落在美国梧桐上了。”

在我们往大厅里走的时候，勒特雷尔说：“那位是斯蒂芬·诺顿。人挺不错。野鸟儿迷。”

大厅里有一个大高个儿站在桌边。显然他刚刚打完电话。他抬起头来，说：“我真恨不得把那些承包商和营造商们全都给吊死，刷了，大卸八块。真是连喝凉水都塞牙缝，什么事都干不好，叫他们见鬼去吧。”

他的狂怒显得又滑稽又可怜，我们俩都笑了起来。我的注意力马上就被这个人吸引过去了。他尽管已经五十好几了，但却仍然长相动人，面色棕黑。看起来，他似乎过的是一种出门在外的生活，也象是那种越来越难得遇见的人——老派，正直坦率，喜欢四处漂荡的英国人，那种能够指挥操纵别人的人。

因此，当勒特雷尔上校向我介绍，他是威廉·博伊德·卡林顿爵士时，我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他曾经担任过印度一个省的省督，并且在那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也是一位颇负声望的第一流的射手和猎取大猎物的猎手。我忧伤地

想到，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我们似乎不可能再哺育出这样的人物了。

“啊哈，”他说，“我能亲眼见到著名人士，好朋友^①黑斯廷斯，真是不胜愉快之至。”他大笑起来，“你知道，那位亲爱的老比利时人时常谈到你。不过，当然啦，我们已经在这里见过令爱了。她是个好姑娘。”

“我想朱迪丝不会常常谈到我的。”我笑着说道。

“是的，是的，她非常现代化。现今的这些女孩子总是连谁是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都不好意思承认的。”

“有父母双亲，几乎都快成为一种丢脸的事了。”我说。

他笑起来，“哦，嗯——我可没受过这个罪。我运气不佳，没有子女。你的朱迪丝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但是教养高深，看到这一点我就感到诚惶诚恐。”他又抓起了话筒。“勒特雷尔，要是我咒你们的交换台去见鬼的话，你可别见怪呀。我可不是个慢性子的人。”

“他们活该。”勒特雷尔答道。

他领路上楼，我跟在他的后面。他带着我沿着这幢楼的左翼走去，来到了尽头的一个门前。我明白，这是波洛为我选择的房间，也就是我从前住过的那个房间。

这里也发生了变化。当我顺着楼道走过去的时候，有些门是开着的，我看到那些老式的大卧室已经打上了隔墙，分成了几个小房间。

我的那间房子先前也不算大，现在除了装上冷热水管，

① 原文为法语：Mon ami.——译者注

以及一部分被隔成一间小浴室外，其它都依然如故。里面布置着现代风格的廉价家具，使我大为扫兴，我宁愿要一种十分接近于房屋本身建筑风格的陈设。

我的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了。上校告诉我，波洛的房间正好在对门。他刚要带我到那儿去，一声“乔治”的尖声叫喊在下面的大厅里回响起来。

勒特雷尔上校就象一匹受惊的马似地为之一惊，一只手按在嘴唇上：“我一我一相信你已经安顿好了吧？要什么请打电话——”

“乔治。”

“来啦，亲爱的，来啦。”

他匆匆忙忙地顺着楼道跑去了。我站了一会儿，望着他的背影。然后，我走过楼道，心蹦蹦地跳了起来，我轻叩着波洛的房门。

二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年龄不饶人更糟糕的事情了。

以前，我对我那可怜的朋友的描述已经多得不可胜数。现在要对你来一番与前不同的描述了。关节炎使他已经不能自由走动了，他只好靠轮椅来活动，他那一度丰满的体格也垮了下来。现在他是一个瘦弱而又矮小的人了。他的脸上皱纹纵横，但他的胡子和头发却仍然乌黑发亮，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老实讲，我是绝对不愿意提起这一点来伤他的心的。染发是一个失策。因为染发很容易被人发觉。有一回，我曾经非常惊讶地听说，波洛那乌黑的头发是靠药水染的。不过，现在那不自然的色泽一眼即可看出，使人觉得象是带着假发，而那经过修饰的上唇髭也只能逗孩子们发笑了！

只有他那双眼睛还是一如既往，机敏锐利，灼灼有光，现在——是的，毫无疑问——这双眼睛却由于充满感情而显得温柔和蔼了。

“啊，我的朋友^①黑斯廷斯——我的朋友^②黑斯廷斯！……”

①② 原文为法语：Mon ami.——译者注

我弯下身去，他则按照他的习惯热情地拥抱我。

“我的朋友^① 黑斯廷斯！”

他靠了回去，稍微歪着脑袋打量着我。

“是啊，还是老样子——腰直背挺，两肩宽阔，灰白色的头发——真了不起^②，你要知道，我的朋友，你可一点儿也不显老呀。女人们^③还对你感兴趣，是吗？”

“一点不假，波洛，”我声明道。“可是你——”

“可是我敢向你担保，朋友，有一个测试的办法——非常灵验。要是小姑娘们客客气气地对你讲话，啊，非常客气——那就全完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她们说，‘咱们得对他好点儿才行。要是变成这副样子，那就太可怕啦。’可是你呢，黑斯廷斯——你还年轻呀^④，对你来说，还是有各种可能的。对，拈拈你的胡子，耸起你的肩膀——我知道我的话是对的嘛——你看上去还不象我这副德行样。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那样不对劲儿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叫人受不了，波洛。你自己怎么样了？”

“我，”波洛作了个怪相，说，“我可是个半拉子人了，废物一个，走不了路，瘫了，背也驼了。谢天谢地，我还能喂自己吃东西，不然的话，我就成了个要人侍候的小娃娃了。”

① 原文为法语：Mon ami.——译者注

② 原文为法语：Très distingué.——译者注

③ 原文为法语：Les femmes.——译者注

④ 原文为法语：Vous êtes encore jeune.——译者注

放在床上，叫别人给洗脸，穿衣。这终究^①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幸亏，尽管这外边已经朽了，可是里面还挺健全呢。”

“是的，的确如此。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心脏了。”

“心？也许是吧。我刚才指的却不是心脏。是脑筋，我的朋友，这才是我所说的里面的意思。我的大脑依然功能卓著。”

至少，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头脑并没有因为衰退而表现得比往常更为谦逊一些。

“你喜欢这个地方吗？”我问。

波洛耸了耸肩头。

“还行。你知道，这儿不是里兹饭店。不，根本不是。我刚来的时候住的那个房间不但狭小，家具陈设也看不过眼。我现在移到了这个房间，价钱没动。还有烹调，简直是英国最糟糕的。那些英国人喜欢吃的布鲁塞尔菜芽，又大又硬，土豆是水煮的，不是硬得嚼不动就是煮得太烂。蔬菜做得淡而又淡。每一盘菜都是缺盐、缺胡椒——”他富于表情地顿了顿。

“听起来可真够呛啊。”我说。

“我没有抱怨，”波洛说着，却接着抱怨开了。“还有这儿的所谓摩登化。到处都是浴室呀，水龙头呀。可是从里面流出来的却是什么呢？我的朋友^②，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半温不凉的水。还有那些手巾，简直是又薄，又板！”

“有些东西还是得说老的好。”我沉思地说道。我想起了斯泰尔斯从前的一个浴室，大团大团的蒸汽从龙头里喷涌出

① 原文为法语：En fin.——译者注

② 原文为法语：Mon ami.——译者注

来，那不过是那些浴室中的一个，一只巨大的红木边的浴盆向人炫耀似地安放在地板的中央。我还记得，那极大的浴巾，和那用惯了的，闪闪发光的黄铜罐，盛着滚烫的热水，立在老式盆池中。

“可是不能有怨气呀，”波洛又说道，“我心甘情愿地受罪——这是自有道理的。”

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闯进了我的脑海：“我说，波洛，你不会是——呃——缺钱用吧？我知道，战争对许多资本投资的打击极为沉重——”

波洛立即否认道：“不，不，朋友。我境况极佳。真的，我很有钱。并不是为了节俭我才到这儿来的。”

“那就好。”

我又接着道：“我想，我是能够理解你的感情的。人们越往后活下去，就越爱回首旧日的生活。人们总是试图重新体味往昔的情感。我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讲，到这里来是件愉快的事情，然而，这也使我记起了旧日的思想和情感，这些东西我本来以为差不多都已经忘掉了，我想你也是所感略同吧。”

“根本不对。我一点儿没有这种感觉。”

“那可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呵。”我忧伤地说。

“你也许是在说你自己吧，黑斯廷斯。对我来说，那次到斯泰尔斯·圣玛丽可是一段悲惨而痛苦的时光，我是个流亡者，伤员，背井离乡抛故园，在异国仰仗着施舍过活。不，那不是个愉快的时光。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将在英国定居下来，并且要在这里寻找幸福。”

“这个我倒忘记了。”我承认道。